

石阡府志

四

石阡府志第八卷

知石阡府事西蜀羅文思創修

藝文志

文章之作各自名家其來久國史編邑乘者必有關
治道俾後之君子得所考非振藻揚葩已也劉彥和
論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詞義咸於文
焉賴之余創志次藝文而有味乎其言

傳

夜郎傳

漢
范 曄

藝文傳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
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
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

見華陽國志

武帝元鼎

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
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爲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
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
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初楚
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縣船
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楸船

群柯處乃改其名爲群柯群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
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榔
木可以爲甌百姓資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
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入番禺江入貢光
武嘉之竝嘉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
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
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知學焉

六么娘子傳

有引

國朝郡羅文思

合江

郡南三舍有琵琶山上存廟址相傳爲六么娘

子廟。按琵琶中有梁州六么諸曲。因建廟於琵琶山。即其亦謂廣輿記載異人隱琵琶山。月夜有噪切聲者。而擬之以實其廟。即要皆好事者之爲也。余亦不爲明辯。姑卽廟立傳。以見玉環亂唐明妃安漢侍兒之介在顯晦者。足千古憑

弔云

六么娘子者。長安狹邪人也。漢元帝時。選入宮。爲明妃。侍兒。能度梁州六么諸曲。宮中遂號爲六么娘子。云於時匈奴內附。請和親。帝以明妃賜單于。六么娘

子媵焉。至賀蘭驚沙蔽野。白草橫秋。明妃涕下如雨。
持六公泣曰。寧復得如長門夜月。永巷春風時耶。我
歌子爲我倚之歌曰。祁連鬱鬱。渥洼洋洋。天馬不來。
騾姚則亾。綬冕者誰。謀之不臧。肅肅王命。一女子是
將。吁嗟嘿嘿兮。云何其傷。六公以鐵捍撥。鷗雞絃。標
膺而答曰。回首南山。莫能奮飛。感子意兮。右挈左提。
讒夫孔張。昭陽永辭。不我漢后。去作關氏。立功萬里。
豈盡男兒。努力加餐兮。賢於十萬師。歌罷。明妃忽破
涕爲笑曰。兒知我心哉。坎頭奴。綠綺子不足云耶。單

手既得明妃即大喜張宴綠王河左右賢王部隸昧
任禁之樂雜舞並作爲單于慶得佳麗也既而單于
日聞有六么娘子者能爲我翻新弄乎是曹靡靡徒
令人悶耳明妃則呼六么至抱置諸膝理其青絲拂
拭其肩背微聞聲幽咽若從衣袂間來也明妃乃復
上下其手按節相和嘈嘈切切不覺哀動心脾感均
頑艷矣谷蠡曰是鏗錚鳴者豈秋聲耶乃馳鐵騎而
破銀瓶也錦繖夫人曰流漸落英春氣溶溶矣吾疑
鶯語滑花間也骨都侯曰異哉雪繞殿矣珠落盤矣

4
悲征夫矣。泣寡婦矣。俄聲如裂帛。劃然斯止。當戶曰。
是周王之所以笑褒姒耶。時漢使在側。竊耳語曰。殆
宮聲也。往而不返。妃弗獲歸哉。後明妃果仰藥而死。
如漢使言。六么自明妃卒後。幽閉毳帳。無復過而問
者。一日小單于持之以出。則已齒鬢髻墮。首如飛蓬
矣。且泣曰。知音既去。何忍獨生。哭不成聲。唯聞胡笳
匝地。代馬悲鳴。若助其嘆恨者。遂投於措下。折項而
死。小單于憐之。爲附之青冢之傍焉。

貴陽童子傳

國朝郡羅文思令江

而通犯法下吏當死籍其家童子憂懼不知所出變
姓氏之齊梁間列侯封君爭相招致得賜厨傳奉邑
間與諸公子爲蹴踘之戲因跳梁不遜公子怒目攝
之遂逃去客吳偕諸亡命謁王濞濞曰公等俱安在
何相見之晚也即日拜水衡丞寵遇日益隆凡軍械
糧儲馬政樓船諸大事悉咨於童子而後行然童子
雖行若轉圜善權變而其中方正毅如也見濞稍治
反具輒棄去曰王郎尊寵我奈何以天子下吏爲諸
侯叛臣辱乃祖九府公耶遁入山服氣鍊形體益輕

往來人間邊方不畏遠所交遊悉富貴子然遇屠沽
市兒措大墨客下至厮走乞丐苗獍亦時過其門相
遺問席不暇暖輒揚揚他適不返顧也以此德怨常
相半云武帝時復因卜式上謁天子時方有事匈奴
天子嘉其能急公也命兼上林三官與桑弘羊孔僅
等共籌邊事後以內帑漸空有譖童子者曰是浮薄
兒得毋因緣爲奸耶何如五郎八郎稍持重可使也
天子益厭之乃乞骸骨歸貴陽老焉後有見之於銅
仁山呼曰爲我語諸舊交倘緣至尚當一踞顛倒思

予無益也。蓋童子得長生術云。其子孫甚多。曰赤。君者。僑寓會稽。慕太守劉寵爲人。欲往見。不果。後寵以秩滿去。乃率其宗族百餘人。送其境上。曰。願以百口累卿。寵曰。子真累我哉。不得已。擇一老成者與俱。餘悉不顧而去。居江左者曰榆郎。美丰儀。善清談。魯褒見之。曰。子神仙中人也。以兄呼之。而心鄙其爲人。恒謂榆郎與予處。特利交耳。著爲論。多刺譏語。交遂絕。稔王衍名。投以刺。不值。衍妻悅之。要入門。匿諸牀下。衍歸。見而叱之。曰。阿堵何爲。至於衍之室也。去之。

酒家見阮宣在坐卽與飲供阮一醉自是日與阮杖
頭俱矣唐建中初青蚨公名籍甚李正已表薦於朝
司大盈庫旋命青蚨公慰勞淄青軍士天下仰望其
丰采而青蚨公益貴惟陸贄惡之曰是兒聚族而居
禍不遠矣迄唐末蚨公齒髮未少衰復與諸宦官遊
田令孜鬻爵實籍蚨公爲曹卹生衍益穢童子之家
風益替矣然世人重其門第嘗曰好官不過如彭城
氏之實煩有徒耳卽宋曹彬亦云

修補文廟碑記

明翰林院
檢討 邱永實

按阡城在南服之八番國初尚屬羈縻成祖文皇帝
時始入版圖設郡治學校正統己巳燬於寇成化十
六年太守余君重建於府署之左嘉靖乙巳太守朱
君遷於察院之左其來幾百十年而人文之蔚幾與
中土埒萬歷丙申太守陸君移殿後明倫堂建以尊
經閣自丁酉後阡之科目遂苛於取堪輿家咸謂明
倫堂旣遷則正殿脫脉太遠尊經閣之高昂勢更嫌
壓改修之議無歲不舉第或厄於時艱於物力無有

坊皆移修如制迺後崇崗圓暈悉培補成星體若夫
增高宮廣而規模之宏遠深邃星聯珠絡而丹漆之
焄耀輝煌即迥然望之無不知爲堂堂聖者之居
是皆君之畢力殫慮有以致之也計壬子之仲冬經
始閏癸丑夏四月而工竣阡人士列其狀請記於亭
以鐫之石予惟斯文關國家命脉學校實從政首務
然吾儕有陟臚而忘其本者率以歷官爲傳舍其於
根本重地不啻秦越視之奚暇役役而拮据爲惟天
欲大豪傑之用以昌吾道之祚自必有賢人君子應

運而來以董厥事在昔如鄭餘慶韓昌黎之以月俸
資給學宮厨饌廬允源高承簡之爲政而首葺泮宮
柳子厚之完舊益新陽嶠常衮之廣修學舍又如鍾
離意之修除廟草而獲丹書白堊劉禹錫之修集廢
學而夷夏景從則千百年後以爲盛傳余固追數君
子之挺生非偶建樹非常而吾道昌熾實存乎其人
也阡陽學宮之議改修凡數十年而煥然鼎新竟待
君而成之然則君之建祠於阡者固非常阡之外待
於君者信非偶也夫 聖靈既妥地靈自達百年休

嘉之運實萃聚於今日之搏掄余且必肝有豪傑迭
起以共勦太平盛治如雲攀鱗附翼僅僅以功名光
竹帛也特其餘耳獨吾之望肝士也歟哉抑豈君之
應運以造肝者哉肝士必有以自效也而君之盛德
大業益與餘慶昌黎輩先後婉芳矣惟君樹之幟君
屬如龍泉令王君以及經府王三錫博士鄭國彥苗
民主司江若濟各捐俸有差且經府偕博士尤朝夕
勤勞以勸其成則君之錫類大矣哉余固以是紀君
之畧也君名應期學憲公名仲雍太守君名恂龍泉

燕子巖草昧初傳有神物憑焉人莫敢近嘉隆間開
墾稍衆始闢之於惠安鄭公祖而命名太虛則楚雄
之江公祖然嗣門自闢前蔽崇崗無異面墻如吞山
光挹江瀕何今吉水曾太公祖以名世大賢拜命阡
陽不薄邊鄙於丙辰之冬政通人和興舉廢墜如水
口空曠則新剏浮屠屹乎成千載之砥柱東門圯陋
則移建別址巍然壯一郡之干城若書院廢與文昌
祠頽俱一旦更新丹堊輝映此皆公之培造化合神
明不日而奏厥功者惟是親巡阡陌問民疾苦過斯